

周而復主編
北方文叢

第二輯

荷花淀

孫犁著

1947

海濱洋書屋刊行

...从文方北...

第二輯

荷花淀

王貴與李香香
荷花淀
(長詩)(散文)

孫犁 著

周而復 主編

海濱洋書屋 發行所

中國書局出版 總經理

香港皇后大道中
三十三號二樓

李孫
季犁

有著作權
不准翻印
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四月

0001 4000

目次

荷花淀

.....一

游擊區生活一星期

.....一三

平原景色

.....一三

抗日村長

.....一八

洞

.....二〇

村外

.....二三

守翻口

.....二五

人民的生活情緒

.....三〇

回來的路上

.....三四

村落戰……………三九

白洋淀邊一次小鬥爭……………四九

山裏的春天……………五五

麥收……………六三

荷 花 淀

——白洋淀記事之一

月亮升起來，院子裏涼爽得很，乾淨得很，白天破好的葦眉子潮潤潤的，正好編蓆。女人坐在小院當中，手指上纏絞着柔滑修長的葦眉子。葦眉子又薄又細，在她懷裏跳躍着。

要問白洋淀有多少葦地？不知道。每年出多少葦子？不知道。只曉得，每年蘆花飄飛葦葉黃的時候，全淀的蘆葦收割，垛起垛來，在白洋淀周圍的廣場上，就成了一條葦子的長城。女人們，在場裏院裏編着蓆。編成了多少蓆？六月裏，淀水漲滿，有無數的船隻，運輸

銀白雪亮的蓆子出口，不久，各地的城市村莊，就全有了花紋又密、又精緻的蓆子用了。大家爭着買：

『好蓆子，白洋淀蓆！』

這女人編着蓆。不久在她的身子下面，就編成了一大片。她像坐在一片潔白的雪地上，也像坐在一片潔白的雲彩上。她有時望望淀裏，淀裏也是一片銀白世界。水面籠起一層薄薄透明的霧，風吹過來，帶着新鮮的荷葉荷花香。

但是大門還沒關，丈夫還沒回來。

很晚丈夫才回來了。這年青人不過二十歲，頭戴一頂大草帽，上身穿一件潔白的小褂，黑單褲捲過了膝蓋，光着腳。他叫水生，小葉莊的游擊組長，黨的負責人。今天領着游擊組到區上開會去來。女人抬頭笑着問：

『今天怎麼回來的這麼晚？』站起來要去端飯。水生坐在台階上說：

『吃過飯了，你不要去拿。』

女人就又坐在蓆子上。她望着丈夫的臉，她看出他的臉有些紅脹，說話也有些氣喘。她問：

「他們幾個哩？」

水生說：

「還在區上。爹哩？」

女人說：

「睡了。」

「小華哩？」

「和他爺爺去收了半天蝦籠，早就睡了。他們幾個爲什麼還不回來？」

水生笑了一下。女人看出他笑的不像平常。

「怎麼了，你？」

水生小聲說：

「明天我就到大部隊上去了。」

女人的手指震動了一下，想是叫葦眉子劃破了手，她把一個手指放在嘴裏吮了一下。水

生說：

「今天縣委召集我們開會。假若敵人再在同口按上據點，那和端村就成了一條線，澁裏

的鬥爭形勢就變了。會上決定成立一個地區隊。我第一個舉手報了名的。」

女人低着頭說：

「你總是很積極的。」

水生說：

「我是村裏的游擊組長，是幹部，自然要站在頭裏，他們幾個也報了名。他們不敢回來，怕家裏的人拖尾巴。公推我代表，回來和家裏人們說一說。他們全覺得你還開明一些。」

女人沒有說話。過了一會，她才說：

「你走，我不攔你，家裏怎樣辦？」

水生指着父親的小房叫她小聲一些。說：

「家裏，自然有別人照顧。可是咱的莊子小，這一次參軍的就有七個。莊上青年人少了，也不能全靠別人，家裏的事，你就多做些，爹老了，小華還不頂事。」

女人鼻子裏有些酸，但他並沒有哭。只說：

「你明白家裏的難處就好了。」

水生想安慰她。因為要考慮準備的事情還太多，他只說了兩句：

『千斤的担子你先担吧，打走了鬼子，我回來謝你。』
說罷，他就到別人家裏去了，他說回來再和父親談。

鷄叫的時候，水生才回來。女人還是呆呆的坐在院子裏等他，她說：

『你有什麼話囑付囑付我吧。』

『沒有什麼話了，我走了，你要不斷進步，識字，生產。』

『嗯。』

『什麼事也不要落在別人後面！』

『嗯，還有什麼？』

『不要敵人漢奸捉活的。捉住了要和他拚命。』這才是那最重要的一句，女人流着眼淚
答應了他。

第二天，女人給他打點好一個小小的包裹，裏面包了一身新單衣，一條新毛巾，一雙新
鞋子。那幾家也是這些東西，交水生帶去。一家人送他出了門。父親一手拉着小華對他說：

『水生，你幹的是光榮事情，我不攔你，你放心走吧。大人孩子我給你照顧，什麼也不
要惦記。』

全莊的男女老少也送他出來，水生對大家笑一笑上船走了。

女人們到底有些藕斷絲連。過了兩天，四個青年婦女集在水生家裏來，大家商量：

「聽說他們還在這裏沒走。我不拖尾巴，可是忘下了一件衣裳。」

「我有句要緊的話得和他說說。」

水生的女人說：

「聽他說鬼子要在同口按據點……」

「那裏就碰得那麼巧，我們快去快回來。」

「我本來不想去，可是俺婆婆非叫我再去看他，有什麼看頭啊！」

於是這幾個女人偷偷坐在一隻小船上，划到對面馬莊去了。

到了馬莊，她們不敢到街上去找，來到村頭一個親戚家裏，親戚說：你們來的不巧，昨天晚上他們還在這裏，半夜裏走了，誰也不知開到那裏去。你們不用惦記他們，聽說水生一來就當了副排長，大家都是歡天喜地的……

幾個女人羞紅着臉告辭出來，搖開靠在岸邊上的小船。現在已經快到晌午了，萬里無

雲，可是因爲在水上，還有些涼風，這風從南面吹過來，從稻秧上葦尖吹過來。水面沒有一隻船，水像無邊的跳蕩的水銀。

幾個女人有點失望，也有些傷心，各人在心裏罵着自己的狠心賊。可是青年人，永遠朝着愉快的事情想，女人們尤其容易忘記那些不痛快。不久，她們就又說笑起來了。

「你看說走就走了。」

「可慌（高興的意思）哩，比什麼也慌，比過新年，娶新——也沒見他這麼慌過！」

「拴馬椿也不頂事了。」

「不行了，脫了僵了！」

「一到軍隊裏，他一準得忘了家裏的人。」

「那是真的，我們家裏住過一些年輕的隊伍，一天到晚仰着脖子出來唱，進去唱，我們一輩子也沒那麼樂過。等他們閒下來沒有事了，我就傻想：該低下頭了吧。你猜人家幹什麼？用白粉子在我家映壁上畫上許多圓圈，一個一個蹲在院子裏，托着槍瞄那個，又唱起來了！」

她們輕輕划着船，船兩邊的水嘩，嘩，嘩。順手從水裏撈上一棵菱角來，菱角還很嫩很

小，乳白色。順手又丟到水裏去。那棵菱角就安安穩穩浮在水面上生長去了。

「現在你知道他們到了那裏？」

「管他哩，也許跑到天邊上去了！」

她們都抬起頭往遠處看了看。

「唉呀！那邊過來一隻船。」

「唉呀！日本，你看那衣裳！」

「快搖！」

小船拚命往前搖，她們心裏也許有些後悔，不該這麼冒冒失失走來，也許有些怨恨那些走遠了的人。但是立刻就想，什麼也別想了，快搖，大船緊緊追過來。

大船追的很緊。

幸虧是這些青年婦女，白洋淀長大的，她們搖的小船飛快。小船活像離開了水皮，一條打跳的梭魚。她們從小跟這小船打交道，駛起來，就像織布穿梭，縫衣透針一般快。

假如敵人追上了，就跳到水裏去死吧！

後面大船來的飛快。那明明白白是鬼子！這幾個青年婦女咬緊牙制止住心跳，搖櫓的手

並沒有慌，水在兩旁大聲的嘩嘩，嘩嘩，嘩嘩嘩！

『往荷花淀裏搖！那裏水淺大船過不去。』

她們奔着那不知道有幾畝大小的荷花淀去，那一望無際的密密層層的大荷葉，迎着陽光舒展開，就像銅牆鐵壁一樣。粉色荷花箭高高的挺出來，是監視白洋淀的哨兵吧！

她們向荷花淀裏搖，最後，努力的一搖，小船竄進了荷花淀。幾隻野鴨撲楞楞飛起，尖聲驚叫，掠着水面飛走了。就在她們的耳邊響起一排槍！

整個荷花淀全震蕩起來。她們想，陷在敵人的埋伏裏了，一準要死了，一齊翻身跳到水裏去。漸漸聽清楚槍聲只是向着外面，她們才又扒着船柁露出頭來。她們看見不遠的地方，那寬厚肥大的荷葉下面，有一個人的臉，下半截身子長在水裏。荷花變成人了？那不是我們的水生嗎？又往左右看去，不久各人就找到了各人丈夫的臉，啊，原來是他們！

但是那些隱蔽在大荷葉下面的戰士們，正在聚精會神瞄着敵人射擊，半眼也沒有看她們。槍聲緊緊的清脆，三五排槍過後，他們投出了手榴彈，衝出了荷花淀。

手榴彈把敵人那隻大船擊沉，一切都沉下去了。水面上只剩下一團煙硝火藥氣味。戰士

們就在那裏大聲歡笑着，打撈戰利品。他們又開始了沉到水底撈出大魚來的拿手戲。他們爭着撈出敵人的槍枝，子彈帶，然後是一袋子一袋子叫水浸透了了的麵粉和大米。水生拍打着水去追趕一個在水波上滾動的東西，是一包用精緻紙盒裝着的餅乾。

婦女們帶着混身水，又坐到他們的小船上去了。

水生追回那個紙盒子，一隻手高高舉起，一隻手用力拍打着水，好使自己不沉下去。對着荷花淀吆喝：

『出來吧，你們！』

好像帶着很大的氣。

她們只好搖着船出來。忽然從她們的船底下冒出一個人來，只有水生的女人認的那是區小隊的隊長。這個人抹一把上臉的水問她們：

『你們幹什麼去來呀？』

水生的女人說：

『又給他們送了一些衣裳來！』

小隊長回頭對水生說：

「都是你村的？」

「不是她們是誰，一羣落後份子！」說完把紙盒順手丟在女人們船上，一泓，又沉到水底下去了，到很遠的地方才鑽出來。

小隊長開了個玩笑，他說：

「你們也沒有白來，不是你們，我們的伏擊不會這麼澈底。可是，任務已經完成，該回去晒晒衣裳了。情況還緊的很！」

戰士們已經把打撈出來的戰利品，全裝在他們的小船上，準備轉移。一人摘了一片大荷葉頂在頭上，抵擋正午的太陽。幾個青年婦女把掉在水裏又撈出來的小包裹，丟給了他們，戰士們的三隻小船就奔着東南方向，箭一樣飛去了。不久就消失在中午水面上的煙波裏。

幾個青年婦女划着她們的小船趕緊回家，一個個像落水鷄似的。一路走着，因過於刺激和興奮，她們又說笑起來，坐在船頭臉朝後的一個撅着嘴說：

「你看他們那個橫樣子，見了我們愛搭理不搭理的！」

「啊，好像我們給他們丟了什麼人似的。」

她們自己也笑了，今天的事情不算光彩，可是：

「我們沒槍，有槍就不往荷花淀裏跑，在大淀裏就和鬼子幹起來！」

「我今天也算看見打仗了。打仗有什麼出奇，只要你不着慌，誰還不會爬在那裏放槍呀！」

「打沉了，我也會浮水撈東西，我管保比他們水式好，再深點我也不怕！」

「水生嫂，回去我們也成立隊伍，不然以後還能出門嗎！」

「剛當上兵就小看我們，過二年，更把我們看得一錢不值了，誰比誰落後多少呢！」

這一年秋季，她們學會了射擊。冬天，打冰夾魚的時候，她們一個個登在流星一樣的冰船上，來回警戒。敵人圍剿那百頃大葦塘的時候，她們配合子弟兵作戰，出入在那蘆葦的海裏。

（一九四五年）

游擊區生活一星期

平原景色

一九四四年三月裏我有機會到曲陽游擊區走了一趟，在這以前，我對游擊區的生活，雖然離的那麼近，聽見的也不少，但是許多想法還是主觀的。例如對於「洞」，我的家鄉冀中區是洞的發源地，我也寫過關於洞的報告，但是到了曲陽，在入洞之前，我還打算把從繁峙帶回來的六道木棍子也帶進去，就是一個大笑話，經一事，長一智，這真是不會錯的。

縣委同志先給我大概介紹了一下游擊區的情形，我覺得重要的是一些風俗人情方面的